



春天里,有一场冷与热的拉锯战。从立春的那一刻起,暖空气就一路向北,“攻城略地”;冷空气则“且战且退,伺机反攻”。就这样攻防,进退,反反复复。及至春分,这场拉锯战总算有了结果——寒气渐退,温暖正式“执掌”天地。

其实,那些不会说话的草木,早就给这场一年一度的“争斗”作出了准确预言。立春“鞭声”尚未落地,地下的根须便已悄然苏醒。虽说杨树的枝丫依然光秃秃的,枯枝似铁,可若凑近了细瞧,枝节处早已鼓起豆粒般的芽苞,蓄势待发。爬山虎蜷缩在墙根,灰褐色的藤蔓已悄然探出嫩红的卷须,仿佛在试探春风的温度。最性急的当数迎春,枝条还未褪尽冬日的枯黄,金灿灿的小花已缀满枝头,像一串串铃铛,摇响了春的号角。白居易曾赞它“金英翠萼带春寒”,寒风中昂首的模样,还真显出几分倔强。

河岸的垂柳,是春的眉眼。雨水一过,它们的枝条便退去僵直,柔柔地垂向水面。起初只是一粒粒鹅黄的芽苞,不几日便舒展成细长的“柳眼”。春风拂过,绿丝绦轻摆摇曳,宛若少女的裙裾。韩翃曾发出“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的感叹,这柳啊,总让人生出缠绵的情思。孩子们折下柳枝编成环,戴在头上满街疯跑,倒比迎春更早染了一身春色。

惊蛰的雷声一响,桃李便再也按捺不住。山间的野桃最是泼辣,一夜熏风便将枯枝染成粉霞。桃花瓣薄如蝉翼,五片一组,簇成团团锦绣。杜甫写“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这浅红深红交错的山坡,就像打翻了胭脂盒。李花则矜持了一些,它爱躲在桃树身后,细碎的白花像落了一树雪。在某一处,春风偏爱它们挤作一团——桃枝斜斜探向李树,李花簇簇落在桃根,倒成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注解。

待到清明,桃李芳菲已谢,主角换成了洋槐与枣树。洋槐天生是慢性子,非得等柳絮漫天了,才肯吐出嫩叶。起初只是蜷曲的芽尖,渐渐舒展成羽状复叶,叶缝间悄悄垂下乳白的花串。洋槐花白得清雅动人,香得更浓烈,远远便能闻到它的气息。有时,它会藏在绿叶深处,像个羞怯的姑娘。枣树更是个闷葫芦,灰褐色的枝干毫不起眼儿,可细看时,它们叶腋间已缀满米粒大的花蕾。枣花开时很是低调,淡黄的小花掩在叶片下,香气却热烈得能勾来十里外的蜂群。农谚说“枣花虽小能结实”,这份踏实,像极了田间弯腰锄地的老农。

走进深山,春意更显磅礴。杏花赶在清明前漫山遍野地开,远望如烟似雾。花瓣飘落时,山涧便下起“杏花雨”,溪水上浮着一层粉白,连游鱼都染了香。陆游曾吟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山野的杏花却无需叫卖,自有清风为它传信。梨花开得稍晚些,一树雪白立在黛色山梨间,像未融的残雪。苏轼写“梨花淡白柳深青”,可山梨哪有这般文气?它们开得恣意,谢得决绝,风过时纷纷扬扬。

城里的春,则带着几分雕琢。垂丝海棠最得文人偏爱,瘦硬的枝条上缀满花苞,初时紧闭如珠,待忽地炸开,层层叠叠的粉瓣裹着蕊蕊,像美人鬓边的步摇。张爱玲把“海棠无香”视为人生三恨之一,可它何需香气?单凭那“秾丽最宜新著雨”的娇态便已占尽春色。紫玉兰又是另一番风骨,未叶先花,看上去似笔直的花萼擎着紫红花瓣,宛如蘸饱了胭脂的狼毫。古人称它为“木笔”,说是能写尽春光。我窗下的这株,日日与它对视,眼见花苞从青萼变成绛紫。一天晨起推窗,忽见它傲然绽放,恍若王羲笔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的禅意。

田间地头的野花向来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意。荠菜举着星星白花,在麦垄间摇头晃脑。农人嫌它碍了庄稼,文人夸它“甘做春盘嫩”,可它偏要开花,且开得那么理直气壮——细茎擎着十字小花,果荚小巧,像举着小小的胜利的旌旗。有作家说它“聪明”,我倒觉得它憨直:既然注定成不了牡丹,何妨活得自由自在?婆婆纳更是个异类。砖缝里,墙根下,蓝莹莹的小花贴地而开,四瓣如星,中心一点白,像孩童纯真的眸子。在一些民间草药典籍中,叫它“双肾草”,可这名字哪配得上它的灵秀?倒是乡间老人说得好,叫它“天蓝地白”吧,多干净!最让人肃然的是杏花。阴湿的墙角,青石板的缝隙,它们悄无声息地蔓延。米粒大的孢子囊举起细柄,在无人处开成一片绿雾。袁枚诗云“杏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而它又何须学谁?它自有它的世界——清晨露便是汪洋,一缕微光即是永恒。

春到极盛时,反倒显出几分禅机。樱花七日,从绚烂到凋零不过一瞬;泡桐花沉甸甸地压满枝头,可一阵急雨便零落成泥。龙牙禅师说:“若将花比人间事,花与人间事一同。”你看那早开的桃李,像极了少年成名的才子;迟发的槐蕊,恰似大器晚成的寒士;无花果把花事藏在心里,像那些沉默的匠人,毕生心血凝成一枚果实。

校园砖缝里的婆婆丁依然开着。放学的少年追逐打闹,鞋底碾过它的花瓣,可隔日再看,新的花苞又钻了出来。草木从不知何为“放弃”,只要一有寸土、一线光,便要活出个样子。这或许便是春的深意——不是教人争艳,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节气。

暮春的风掠过山野,蒲公英的绒球散作满天星星。它们将飘向未知的远方,或许落在石缝,或许坠入泥潭,可那又如何?沈从文在《边城》里写:“到了冬天,那个圪崩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春去春回,草木荣枯,人间事终究要交给光阴来完成。

2026年是农历丙午年。丙:在天干中属火,且是“阳火”;午:在地支中对应马,丙午是火马年,且六十年一遇,上一次是1966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86年。丙午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了很多有关火马年的农谚,犹如一部农事密码本。这些农谚产生于传统农耕时代,受观测条件和地域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现代人以科学视角理性解读,并将传统智慧与现代气象预报、农田水利等科技手段相结合,科学地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正如新农谚所言:“识得天马性,早涝保收成。”

“四牛耕田,七龙治水,九马驮谷。”这是根据中国古代民间流传的农事占卜文献《灶马头》推算而来的。丙午年正月初四为首个丑日,丑为牛,即为四牛耕田;正月初七为首个辰日,辰为龙,即为七龙治水;正月初九为首个午日,午为马,即为九马驮谷。

四牛耕田尽管不算最优配置,但很适中。耕种的“劳力”够用了,不会因为牛少耽误农时,也不会因为牛多而互相推诿。春耕春种是一年农事的开端,通过翻整土地、播种作物,为全年的粮食丰收奠定了基础。农谚说:“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春耕多一寸,顶过一茬粪”“春耕早一天,秋收多一担”,强调了适时、勤勉耕种对丰收的直接影响。四牛耕田,春耕春种条件具备,只要运作得当,就会顺利完成春耕春种,一年能有个好开头。

民间有“龙多管,龙少涝”的说法,意思是负责降雨的“龙”数量过多,容易出现推诿扯皮、协调不畅的情况,导致降水不足,容易引发干旱;如果“龙”的数量过少,则意味着单个龙的责任过重,可能出现降雨过多的情况,容易引发洪涝。通常认为五龙、六龙治水是风调雨顺的佳兆,“七龙治水”属于“龙”偏多,丙午年可能出现偏于干旱的情况,但不是极端旱情的预兆,需要做好抗旱准备。另一方面,龙数偏多,如果不协调一致,也易出现调控分散,有可能导致降雨不均,按一些传统说法,这预示着南方北方地区降雨可能会出现很大差异,增加旱涝灾风险,这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

而下一个立春是公历2027年的2月4日,农历是马年的腊月廿八。按照农历时间看,整个农历丙午年只有一个立春节气,因此,丙午年为“单春年”。赤马年、红马年的火属性或可带来比较好的光热条件,单春年一般不会出现农时错乱,预示气候相对稳定,风调雨顺,容易形成“雨热同期,旱涝较少”的农耕环境,有利于农事耕种和农作物生长,容易获得好的收成。

“红马年里勤耕耘,秋收满仓不用愁”“马年种地要抢先,多种庄稼多收田”。这两句农谚既表达了火马年的自然优势,也强调了勤劳的重要性。意思是说,在火马年的农时,自然会获得丰收,不用再为粮食而发愁了。

农谚云:“丙午火年暖,田垄易生金。”“生金”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火马年的气温可能会相对偏高,在这种气候环境下,能适当延长农作物的生长期,可以让田间的农作物更好地进行养分积累,有利于丰收。再诸如“火马奔忙,稻谷满仓”“火马踏春,五谷生粮”等农谚,都预示火

偶遇音乐家王立平

前不久,我读到一篇名为《我真的相信书》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写道:“我是作曲家,也希望别人相信我的音乐。音乐是一种美,美是真的。你从音乐中得到了美,得到了感动,那个是实实在在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你就感受不到。美,一定是真的。当你真正感受到了美,你就拥有了一份爱,对于美的爱。如果人们连美的东西都不信,那太可悲了。接受美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境界。”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国当代著名音乐家王立平先生,我很喜欢先生的音乐作品。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听着《少林少林》《牧羊曲》《葬花吟》《枉凝眉》等歌曲长大的。当年,“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让年少的我对少林寺魂牵梦绕,总想去那里看一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被很多人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忠实于原著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依然喜欢听其中的很多插曲,如《葬花吟》《红豆曲》《枉凝眉》等等。王立平先生的这些经典音乐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和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艺术大都是相通的,它们的本质都是带给人美的感受。我和先生在不同领域工作,他是一位家喻户晓的音乐家,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文学工作者。两个不同领域的人,在2011年有过偶然的交集。2011年11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

人员,先生作为作家代表,我们一同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会议组织参会作家在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举行联欢会。作为工作人员,我去得比较早,刚走到金色大厅门口,就看见先生站在大门口焦急地左顾右盼。先生的外貌很有特点,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极具标志性的大眼镜,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来。我看先生很着急的样子,便快步走上前问道:“王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您,我很喜欢您的音乐。我是这次作代会的工作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我能帮您做什么吗?”我边说边举起证件,先生一看,赶忙和我说:“小同志,你好!我有件比较着急的事,本来我作为作家代表,今晚安排我在金色大厅有个表演节目,但我突然接到一个很重要的通知,要求我必须离开驻地去参加另外一个会,我实在推脱不掉,这两个活动恰好都是今晚。我来这里本想跟活动组织者说一下,请个假,可我也不认识,也不知该找谁。那您一直在催我,再不去我怕时间就赶不上了,你看能否帮我把这个情况向联欢会的组织人员说一下?”听完我马上拿出手机联系我认识的组织者,并告诉先生:“王老师,我马上把您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很快,我拨通了负责组织演出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把先生的这个情况简要讲述了一下。那位组织者告诉我,当晚演出是作家们自发组织的

苏东坡是少见的能自己动手造物的天才文人,很多手工他都要参与实践,且成果颇丰:做菜方面有东坡肉、穿着方面有东坡帽,房屋住所方面,他在被贬黄州时修建了“雪堂”,后来担任杭州知州时,他主持修建了西湖水利工程“苏堤”。

其实苏东坡还是个制墨高手,他一直对墨色有着很高的审美品位,在《书怀民所遗墨》一文中说:“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苏东坡认为好的墨应当是光清透亮而不浮躁,像孩童的眼眸那样清澈明亮。这个比喻充满了生命的灵动与纯净的美感,将对工艺品的评价提升到了艺术与哲学的层面。

苏东坡见多识广,与制墨师傅的互动也比较多。北宋著名笔记作家何愿在《春渚纪闻》中说:小时候,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寇钧国家里,见到他家先辈收藏的从南唐李廷珪到北宋潘谷等十三位制墨名家的墨锭。这些墨锭虽然多有残缺,却依然各有风采。其中有一枚李廷珪的小墨条,因年代久远,表面的胶彩光泽已经褪去,但磨墨书写在纸上,其墨色的浓黑程度,是他见过的其他墨条比不上的。苏轼在担任徐州知州时,曾取来这些墨锭试用,书写了杜甫的十三首诗,每篇诗后都注明所用墨锭的姓名,并据此给这十三家墨排出了优劣等次。从这则笔记可知,他作为“超级用户”和“顶级评委”能细致分辨名家墨锭的高下,这为他后来改良制墨法积累了宝贵的“感官”数据库。

苏轼被贬谪期间,有过一段非常难忘的制墨经历。当时金华的制墨师傅潘衡刚到海南岛时,搭建炉灶制作墨块,收集的松烟量很大,但是墨的品质却不算精良。苏东坡教给他一种取烟的好方法,即“远突宽灶”法。远突,就是将烟囱(突)远离灶灶,加长烟道,让松烟颗粒在气流中自然沉降,大颗粒滞留,只收轻质细烟。宽灶,就是扩大灶灶,让松枝燃烧更充分、均匀,减少杂质,提升烟质。

通过“远突宽灶”法,虽然收集到的松烟在量上差不多减少了一半,但是墨的品质却变得非常好。这与他“神采为上”的审美观一脉相承。最终成就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是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

潘衡来到海南岛与苏轼一起制墨期间,一日,苏轼在烧松制墨的过程中,墨灶突然燃起大火,险些烧毁房屋,幸好人没事。火灭了之后,苏轼就不再制墨了。清理现场,得到大小五百斤优质墨,其中人添的有几百斤,足够他一辈子使用之外,还能用来送人,这样的宝贝送给谁谁不喜欢。

潘衡离开海南岛之后,以制墨为生。他用苏轼教给他的“远突宽灶”法取烟,并优化胶料配方,让墨色更黑亮、质地更坚实,形成自家特色。潘衡凭着所学技艺与东坡传下的制墨之法声名远扬,终成一代制墨名家。

马年阳光充足,利于农作物生长,丰收可期。

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农谚也有不同。如中原地区有“火马踩麦场,九里吃干粮”的农谚,用生动的拟人手法,将炎热的马年比作奔腾的火马,其蹄印所及之处,麦浪翻金,昭示着小麦可能提前成熟的农事信号;在华北平原则流传“午马驮火,谷子堆满垛”的农谚,运用夸张的意象描写,将烈日比作马背的金冠,预示着粮食将迎来沉甸甸的丰收;在东南沿海一带有农谚云:“火马踏浪来,紫菜挂满排。”意思是奔腾的火马与翻涌的海浪相映成趣,架上挂满了紫菜,一片丰收景象;在北方草原牧区有“丙午马鬃扬,牛羊肥又壮”的谚语,形象地描绘出牲畜膘肥体壮的喜人景象。

“火马年,两头旱”,这句农谚预示着可能丙午年的年初年末易出现干旱的阶段性特点,所以要备水保墒。而“丙午无河,旱断田坡”则提示人们可能会面临河道干涸、田地龟裂的干旱困境,要加强灌溉。但同时又有“火马赶山洪,低田要防冲”的农谚,提醒大家在盛夏期间要警惕、防范山洪对低洼田的冲击,注意疏通排水。

江南水乡有农谚说:“马年三把火,晚稻躲不过。”在传统民俗与气象经验里,马年常被认为火气旺、气候偏燥热,容易出现持续高温、少雨、干热风。“三把火”是夸张说法,指高温、干旱、干热风三重不利气候叠加,对晚稻生长有很大影响,会导致灌浆不足、空壳粒高,结实率下降,甚至早衰枯死,警示种植晚稻要未雨绸缪,要提前防旱、保水、防高温热害,加强田间管理,降低风险。

在病虫害的防治上有农谚云:“丙午热生风,防火又防虫。”在丙午年的高温干旱季节,容易发生火灾或滋生害虫,对农业生产构成潜在威胁,提醒人们要提前防范,格外重视防火,并采取措施防治病虫害。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言:“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火马年的农谚智慧,不仅是先人经验的结晶,更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是穿越千年的农事指南。火马年是充满激情和挑战的年份,我们只要曲突徙薪,顺势而为,就一定能够马到成功。

一个活动,比较自由随性,王老师既然有急事,可以不参加晚上的活动。当我告诉先生这个信息后,他非常高兴,握着我的手连连表示感谢,先生的手很厚实,也很温暖。我握着王先生的手,说:“王老师,您快去,别耽误您的事。”随即,先生快步走下台阶,匆匆赶往另一个会场。

没过几天,我又在金色大厅门口见到先生,这次是作家代表们要在这里开一次全体会议。那天,我刚好随身带着一个册页本。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前,单位同事告诉我,作家代表大会五年才一次,十分难得。这样的作家聚会,可遇而不可求,最好准备一个本子,请自己喜欢的作家题写一句话,作为纪念。参会前,我特意去琉璃厂买了三本精美的册页本,准备请作家们题词留念。当我看见先生悠闲地站在门口时,便赶忙走过去:“王老师,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是你,小同志。我记得你,我还要感谢那天晚上你的帮忙,才让我最后赶上了那边的活动,不至于迟到、失约。谢谢你哟!”先生微笑着回答我,“没耽误您的事就好!”我边说边从背包中取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册页本和签字笔,“王老师,我从从小就喜欢您的音乐。不知能否请您给我题写一句话,我想写进纪念册,可以吗?”听到我的这个请求后,先生笑着接过笔和本,“当然可以,谢谢你喜欢我的音乐。让我想想,给你写一句什么话呢?”先生略微思索了一下,随后为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以乐会友
王立平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写完,先生郑重地把册页本递还给我,先生的题字言简意赅。我看完,特别高兴,向先生表示感谢:“王老师,如果您以后有时间,欢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陪您看看我们的展览和园林,我们那里的春天很美。”先生笑着说:“如果有机会,一定去你们那里看看。”这便是我和先生仅有的两次相逢,现在想来有一件事我很难忘,当时没想到请人给我和先生照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2026年3月5日是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这座历史名校肇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办学史,生动见证了天津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营小学的诞生是严修、林墨青等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理念的具体实践。学校于1905年开始筹建,翌年3月5日正式开学。从其最初“天津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的校名便可看出学校的性质和定位。此后虽历经“直隶模范小学校”“河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等多次更名,“模范”始终是其核心标志。1956年校名使用“中营”一词,源于学校所在区域坐落于天津老城西北角,此处与古代天津武庙相距不远,清代《津门保甲图说》将其标注为“中营”,旧时附近有驻军营盘和神机库。从武库到文苑,“中营”成为连接古今的无形纽带,折射出开明求知、振兴兴学的精神追求。

教育类徽章是徽章收藏的一大门类,其中以学校徽章最为常见。在一座城市中,小学数量最多,中学数量居中,大学数量最少;然而,学校徽章的品类却正好相反:大学最多,小学最少。学校徽章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校徽,一般为长方形,金属材料,带别针,正面

标有学校名称,背面打有学号等信息,供在校生日常佩戴,注重身份归属;另一类是学校纪念章,供毕业生留作纪念,或因校庆等重要活动而专门制作和发行,为强调纪念意义而更显个性化,徽章的形状、材质、画面元素更加丰富,往往融合较多图文和时代信息,颜色多选取代表喜庆的红色,或学校校色,画面常有学校的标志、代表性建筑或展开的书籍、盛开的鲜花等。20世纪后期,中营小学既颁发过校徽,又制作过学校纪念章,就我的收藏经历看,这在小学校中是非常少见的,足见该校对徽章的重视。

我收藏的一枚中营小学早期长方形金属校徽,与各类学校的章校徽版式相仿,白底上有楷体的“中营小学”四字。随着时间推移,受氧化影响,白底的漆面渐呈乳白色,但字体填充的红色仍然很饱满,显得庄重大气。

我还收藏有一枚20世纪80年代中营小学纪念章,近似正方形,轮廓有一些弧度,边缘有金属原色的包边设计,规避生硬的同时又强调版型。徽章内容区域为白底正方形,四顶点分别指向四个方向,符合当时常见的菱形徽章摆位。章面以两条横线划分为三部分,上面部分以红色浮雕工艺呈现一座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该建筑为中营小学建校初期所建,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阅览各个时期报刊资料中对校情的介绍,常见有此楼的外景照片。该建筑立面采用对称式布局,以中心顶部高耸的大型三角形山花为视觉焦点,统领整个立面并增添建筑的立体感与层次感。墙体由青砖砌筑,有精美的砖雕装饰。山花正下方的拱形门洞为主入口,拱券线条流畅,具有古典建筑的优雅韵味。入口上方墙面镶嵌有校名横匾,通过不同时期的老照片也可从匾额中观察校名的变化。

这枚纪念章虽然尺寸有限,建筑的主要特点却清晰呈现出来,凸显学校深厚的历史积淀。这座老建筑现已不存,但通过学校纪念章的生动刻画,成为永恒的校园符号。红、白两色的经典搭配,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潮流,红色象征教育、热情与文化传承,白色象征校园的纯洁与知识的神圣。这枚纪念章用简洁的设计、鲜明的符号,将一所学校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凝练成可佩戴、可收藏的文化纪念品。

在庆祝中营小学建校120周年活动前夕,我将这两枚徽章捐赠给中营小学校史陈列馆。青少年时期曾住在中营小学附近的文史学者吴裕成先生在参观校史陈列馆后感慨道:“天津有好几所著名的大学和中学,尽人皆知;但天津也拥有像中营小学这样的历史名校,其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刘宝慈先生治校有方,该校培养出医学家朱宪彝、经济学家梁思达、戏剧家焦菊隐、画家刘子久、书法家冀望等众多人才,‘勤、朴、敏、健’的校训在时代变迁中的不断淬炼与新生,值得大力弘扬与宣传。”

题为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中营小学纪念章。

制墨高手 苏东坡

胡艳萍



苏东坡制墨工具

洁上丛话

2026年3月5日是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这座历史名校肇路蓝缕,薪火相传的办学史,生动见证了天津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中营小学的诞生是严修、林墨青等众多爱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理念的具体实践。学校于1905年开始筹建,翌年3月5日正式开学。从其最初“天津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的校名便可看出学校的性质和定位。此后虽历经“直隶模范小学校”“河北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等多次更名,“模范”始终是其核心标志。1956年校名使用“中营”一词,源于学校所在区域坐落于天津老城西北角,此处与古代天津武庙相距不远,清代《津门保甲图说》将其标注为“中营”,旧时附近有驻军营盘和神机库。从武库到文苑,“中营”成为连接古今的无形纽带,折射出开明求知、振兴兴学的精神追求。

教育类徽章是徽章收藏的一大门类,其中以学校徽章最为常见。在一座城市中,小学数量最多,中学数量居中,大学数量最少;然而,学校徽章的品类却正好相反:大学最多,小学最少。学校徽章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校徽,一般为长方形,金属材料,带别针,正面

标有学校名称,背面打有学号等信息,供在校生日常佩戴,注重身份归属;另一类是学校纪念章,供毕业生留作纪念,或因校庆等重要活动而专门制作和发行,为强调纪念意义而更显个性化,徽章的形状、材质、画面元素更加丰富,往往融合较多图文和时代信息,颜色多选取代表喜庆的红色,或学校校色,画面常有学校的标志、代表性建筑或展开的书籍、盛开的鲜花等。20世纪后期,中营小学既颁发过校徽,又制作过学校纪念章,就我的收藏经历看,这在小学校中是非常少见的,足见该校对徽章的重视。

我收藏的一枚中营小学早期长方形金属校徽,与各类学校的章校徽版式相仿,白底上有楷体的“中营小学”四字。随着时间推移,受氧化影响,白底的漆面渐呈乳白色,但字体填充的红色仍然很饱满,显得庄重大气。

我还收藏有一枚20世纪80年代中营小学纪念章,近似正方形,轮廓有一些弧度,边缘有金属原色的包边设计,规避生硬的同时又强调版型。徽章内容区域为白底正方形,四顶点分别指向四个方向,符合当时常见的菱形徽章摆位。章面以两条横线划分为三部分,上面部分以红色浮雕工艺呈现一座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该建筑为中营小学建校初期所建,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阅览各个时期报刊资料中对校情的介绍,常见有此楼的外景照片。该建筑立面采用对称式布局,以中心顶部高耸的大型三角形山花为视觉焦点,统领整个立面并增添建筑的立体感与层次感。墙体由青砖砌筑,有精美的砖雕装饰。山花正下方的拱形门洞为主入口,拱券线条流畅,具有古典建筑的优雅韵味。入口上方墙面镶嵌有校名横匾,通过不同时期的老照片也可从匾额中观察校名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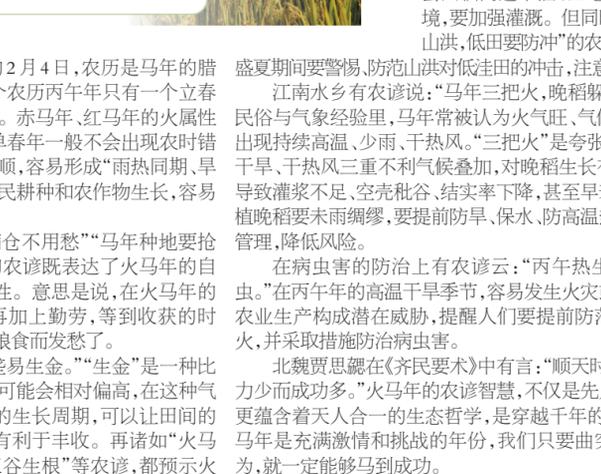
这枚纪念章虽然尺寸有限,建筑的主要特点却清晰呈现出来,凸显学校深厚的历史积淀。这座老建筑现已不存,但通过学校纪念章的生动刻画,成为永恒的校园符号。红、白两色的经典搭配,符合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潮流,红色象征教育、热情与文化传承,白色象征校园的纯洁与知识的神圣。这枚纪念章用简洁的设计、鲜明的符号,将一所学校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凝练成可佩戴、可收藏的文化纪念品。

在庆祝中营小学建校120周年活动前夕,我将这两枚徽章捐赠给中营小学校史陈列馆。青少年时期曾住在中营小学附近的文史学者吴裕成先生在参观校史陈列馆后感慨道:“天津有好几所著名的大学和中学,尽人皆知;但天津也拥有像中营小学这样的历史名校,其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刘宝慈先生治校有方,该校培养出医学家朱宪彝、经济学家梁思达、戏剧家焦菊隐、画家刘子久、书法家冀望等众多人才,‘勤、朴、敏、健’的校训在时代变迁中的不断淬炼与新生,值得大力弘扬与宣传。”

题为20世纪80年代发行的中营小学纪念章。

写在田野上的马年农谚

郑学富



马年田野风光